

诗圣少年游·杜甫和他的“间隔年”（六）

聂作平

多年以后，杜甫仍然为他的才华感到骄傲，“气口屈贾垒，目短曹刘墙”。屈是屈原，贾是贾谊，曹是曹植，刘是刘桢，四人俱以文采知名。可在杜甫眼里，他的文章足以和屈原、贾谊相匹敌而高于曹植、刘桢。

以杜甫毕生成就而言，他没有说大話。

然而，尽管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杜甫还是落榜了：“忤下考功第，独辞京尹堂。”以才华自负的杜甫竟然铩羽而归，让人有些小小的惊讶——与杜甫同年参加省试并中式的，有两个诗人，一个是萧颖士，一个是李颀。

虽然名落孙山，杜甫并没表现出太多沮丧和失落。毕竟，他还年轻，年轻就意味着拥有未来，而未来，则意味着无限可能。

杜甫又一次启程远行，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的齐赵漫游。

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、最快乐的时光，他称之为“放荡齐赵间，裘马颇清狂”，“快意八九年”。以后，命运峰回路转，年轻时的幸福与快乐远去，如同隔山隔水的青春，每一次遥望，都是惆怅与伤感。

由于史料阙如，我们已经无法考证，杜甫为什么要将第一次漫游目的地定为郾郡。但他第二次漫游吴越和第三次漫游齐赵，之所以会是这些地方而不是另一些地方，大体是解释得清的。

先说吴越。对江南山水人文的向往固然是内在动因之一，但外在动因也有。那就是杜甫有两位生活在吴越的亲人。

一位是他的叔父杜登。杜登时任武康尉。武康，即今浙江德清县武康镇，距杭州不过几十公里。另一位是他的姑父贺。贺曾任常熟主簿，常熟属苏州，在苏州西北。贺老家会稽，世代居此。此外，杜甫的江南行耗时长达四年。他曾经前往的那些景点和城市，哪怕步行，也完全不需要这么漫长的时间。那么，游历之外，杜甫去了哪里？

联想到他这两位身处江南的亲人，答案不言而喻。

再说齐赵。杜甫游齐赵，最大原因在于，他的父亲杜闲时任兖州司马。在探望父亲期间，杜甫顺带漫游了与兖州相邻的诸多地区。这一段光阴，杜甫说是七八年，乃是含了两个跨年的虚数，实则5年多。

5年多里，20岁来的杜甫以州司马公子的身份，锦衣玉食，肥马轻裘——杜甫后来流落川峡，日落孤城，草木风悲，想起当年那些故交旧游，一个个轻裘肥马，不由在诗里揶揄说：“同学少年多不贱，五陵衣马自轻肥。”那时，不知道他是否想起，自己也曾有过肥马轻裘的昨天？

从洛阳到兖州州治瑕丘的路程，《元和郡县志》与《通典》等古籍的记载略有不同，然差异不大，约1000里。高速公路截弯取直后，略有减少，约470公里。

时光迁延，唐代的驿道与今天的高速公路，其走向还基本一致，都是自西向东，经郑州、开封、曹州（今曹县），进而折向东北。

我是从开封前往兖州的——今天的兖州，是济宁市下辖区。连日高温晴天后，前一晚下了一场大雨。上午，以阴以雨的天空，又突然大雨倾盆。连霍高速上，低洼处，一会儿便积起深深浅浅的水坑，汽车驶过，溅起大片大片水花，来来往往的车辆都打开应急灯，小心翼翼地前行。

直到山东境内，公路也由连霍高速转入日兰高速后，雨才渐渐停了。再走一段，却是烈日高悬，完全没有下过雨的样子——后来我才知道，就在这一天，郑州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雨，整座城市几乎瘫痪，还有人因大雨而罹难。济宁主城区，或者说市政府驻地在任城，那是李白客居过的地方，与兖州相距30来公里。不过，还要等上一些日子，杜甫才会与李白相识订交，并成为牵挂一生的知音。

在任城区，或者说济宁市中心，我绕着人民

公园转了两圈，终于找到一个停车位。停好车，沿着林荫道，一路走过下棋的老人、唱歌的老人、跳舞的老人、发呆的老人。折而向右，再经运河音乐厅，终于看到一座高耸于街道旁的仿古建筑——青砖之间嵌以白灰，建成一道微型的城墙。城墙上，是深红色的壁柱支起的青瓦屋檐。

这就是太白楼，也是济宁市李白纪念馆旧址。从李太白的地盘路过，我没有理由不拜谒。但是，入口处却是蓝底白字挡板：正在施工。作为对正在施工的呼应，旁边铁门紧闭。烈日下，发出刺目的光。田野考察不是跟团旅行，吃闭门羹是常有的事。虽然遗憾，却也没法。

地处北国，济宁却颇有几分江南水乡模样。太白楼对面是太白广场，广场背后，一条几十米宽的河静静流过，沿岸柳树成荫。这条河便是杜甫时代的大运河，不过，如今人们称它老运河。

黄河以南到南四湖之间——南四湖包括南阳湖、独山湖、昭阳湖和微山湖，四湖首尾相连，是为大运河利用的天然水道之一。因紧邻济宁，且在济宁之南，故名南四湖——河道弯曲，水源不足，加之淤泥堆积，故于1958年新挖了梁济运河。

老运河从太白楼前流过，由南北向折为东西向，并在三四公里外注入梁济运河。老运河流经的地段，包括太白楼一带，是济宁商业中心——太白楼的马路对面，有几栋装修得颇有几分古意的楼房，原以为是什么古迹，走近一看，却都是珠宝店。

大概就是济宁城中心那一段老运河，唐时，也是任城的护城河。彼时，水量更为丰沛，河面像湖一样辽阔，称为南池。今天的济宁城区，还有一座南池公园。公园里，有一汪湖，称为王母阁湖。极有可能，唐时，从今天太白楼下的老运河，直到南池公园，都是相接的一片浩渺水域。

这片称为南池的水域，杜甫有过一次轻松

的出游。同游者姓许，是任城主簿。那是白露后的一个秋日早晨，两人坐着小船进入南池。秋水丰盈，城墙下的角落，停着不少船只。天气已经凉下来了，有人在池边拿着刷子为马洗澡。茂密的树荫里，传来一阵阵蝉鸣。他们的小船慢慢划过了长满菱角和香蒲的水面。回望城门，宛在水中央。这个微凉而恬淡的早晨，杜甫忽然有些思念家乡——

秋水通沟洫，城隅进小船。

晚凉看洗马，森木乱鸣蝉。

菱熟经时雨，蒲荒八月天。

晨朝降白露，遥忆旧青毡。

杜甫留下了两首和许主簿有关的诗，这说明，杜甫在任城应该呆了些时日。除了这首《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》外，还有一首《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》。那是一个雨天，杜甫之前邀请了许主簿前来饮酒，可能因雨大，许主簿没来，杜甫只好独饮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自古以来作诗最多的乾隆皇帝，如今除了专家，大概率没有几个普通读者背得他哪怕一首诗，但他对杜甫一直心仪不已。乾隆南巡期间曾游南池，并作诗多首，其中一首写道：

几株古树护城池，池畔三间老杜祠。

便弗叩遵应下拜，此人诗合是吾师。

这说明，直到清代中期，南池依然是旧时模样，并且，池边还有祭祀杜甫的祠庙。然而，时光如同白驹过隙，大地也经历着沧海桑田的变化，昔日碧波荡漾的南池，如今是街巷与高楼。而杜甫曾有过的慢生活，业已不复存在。

（摘自新华每日电讯）



高唐
夜雨

唐超画

《奔马》（油画）



拖条儿

徐永泉

一个人的才能智慧是有限的。所以，遇到紧迫事、重要事、棘手事，很多人会请旁人、高人出主意、想办法。这在重庆巫山叫找人拖条儿。

“我们孙娃子，初中一毕业非要跑去广东打工，去了两年，钱没挣到不说，倒把抽烟喝酒、打游戏、打牌赌钱，样样学会了，现在才十八九岁，还要了个女朋友。”年逾花甲的二毛哥对从小和我在乡下一起长大、出过不少远门的石祥哥说，“我们想到，恁个下去不得了，就把孙娃子喊回来，要他走正道。可他回来啥事不做，还头头是道说：‘抽烟、喝酒、打牌、玩游戏、耍女朋友，你们样样不让我做，想要把我逼疯是不是？总得准许我做一样嘛！’想请哥子帮忙拖个条儿，究竟哪个办法好呢？”

石祥哥听了，两指捻着胡须，稍微想了想，慢腾腾地说：“给他讲好，准许他一样后，其余的必须戒掉。照我看，你孙娃儿也不算太小了，只要好好做正事，女朋友还是准许他谈吧……”

在巫山方言中，“拖条儿”也称为“出条儿”“想单儿”，意思完全一样。

众所周知，现实中绝大多数的出主意想办法不过是心想口授而已，并无文本。明知无奈不需条，却仍要说请“拖条”“出条”“想单”。如此表达，显示了请者的诚意及对对被请者的信任与敬重。被请者拿出的不是文书，而是智慧，此时无“条”胜有“条”。

红椿的场镇街道不长，也就两三里左右吧。但一看却显得很精致，小街依山间而建，白墙红瓦，如镶嵌在绿色中的宝石。小街依偎在山中，山峦环拥着小街，是多么惬意啊！一张眼，便是绿色，一回头还是绿色。

漫步在红椿乡，有许多关于“椿树”的地名吸引了我。椿树淌、红椿淌、椿树包、椿树堰……甚至连红椿唯一的小区名字也叫“椿树苑”。听红椿村老人介绍以前场镇西南方有大片大片的椿树林，粗壮高大，大多需一两人相围。这一路我四处搜寻，希望见到这椿树繁茂的胜景，闻一闻这椿树特别的香气，然而却让我有些失望，我终究没有见到太多的椿树，不过这红椿的美名却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。

红椿乡曾有大片椿树，而如今红椿的山上拥有几十种树木，可以称得上是“植物的王国”。红椿之所以成为理想的康养之地，全赖与它78%的森林覆盖率，与这些树木制造的极高的富氧离子紧密相关。

在红椿，每一座曲线柔和的小山都披着绿衣，每一缕来自山间的风都带着甜味。

一缕缕风从林间拂过，一根根树诉说着这里的情怀。

2007年，我在电视上见到“重庆感动人物”李美成，在课堂上我给学生们念着评选委员给他的颁奖词：“为了一个庄严的承诺，你坚守了40年……年复一年，飞走的是候鸟，守住的一万棵葱郁的百年大树，也守住了茂盛的希望！”我和孩子们一次次在文字和图片中感动着这位老人的事迹，如今15年过去了，这位老人近况怎样，他依然还在守着那片山吗？带着这些疑问，我终于可以去走近红椿膜拜这位“绿色守护者”。

漫步红椿

许先尧

奶奶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
中午的太阳还是有些烤人，但我们一钻进树林，就进入了别有洞天的世界，踩着脚下绵绵的松针，吹着林间拂过的清风，有一份惬意，而更多的是惊叹！一根一根马尾松，需一、两人合抱，向上一看，笔直插入云霄，有的竟有三、四十米高。林下的路并不窄，虽偶有些杂草，但铺满的全是松针，踩上去全无倦意。我们沿狮子山脊向上走，冯奶奶走在前面，她走得很轻松，也一路和我们说话。

“这条路除了您二位老人，还有别人走吗？”

“这条路大多是老伴和我巡树走出来的，没想到我们这一走就走了六十年……”

一条路，两个人，六十年！一生的坚守！冯奶奶指着路旁的两棵紧紧挨着的大树：“这就是老李巡山时取名的夫妻树。”我们笑着说：“这两棵树有点像您二位老人呢，风雨之中，相濡以沫，一起为护住大山的绿色默默地奉献着，不容易！”在李老不能下地走路后，冯奶奶接过巡山的责任，每天继续行走在在这莽莽的群山之间。冯奶奶告诉我们：“自从他不能巡山后，他一天就只能坐在轮椅上看着屋后的四座山峰，每次她巡山回来，他总是要询问叮嘱，你每个山头都走过没有，山上落叶多，发生火灾可不得了！”直到她完全答应他才放心。

“他对树怀有很深的感情，他常说，这山上的树就是他的大儿子，他对这一颗颗树的热爱

超过了自己，甚至超过了亲人。去年，因为病虫害防治山上的一人才可合围的松树竟死去了四十多棵，为这些死去的树，老李竟然哭了好多场，我在旁好多次安慰，后来也竟然把我也弄得哭得……”

“他对每棵树都曾经编过号，像这样的大树一共有两万多棵，他的一生就是要把一件事情做好，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，既然当了护林员，他就要负起责任，再大的困难，再大的打击他都要扛过！”

一路上有人问：“您的儿子也和您二位一样喜欢这些树吗？”

“我想他们也是像我们喜欢这些树木吧，他现在虽然不能下地走路巡山了，我们最大的期望就是在我们有一天离去以后，有人能象我们一样能管好这片树林，希望这些树木能够永远地生长着……”

多么朴实的话语，这句句撞击在我的心里。是啊！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护林员，从每年五元到四百元，就是这样一个拿着极其微薄的工资的工人，一个让无数人感动的李美成，在他生病的时刻仍然情系着这片大山，他是在用一生完成一个承诺，用无声的行动护着这片绿色的希望，他执着、坚守、奉献、忠诚，他就是红椿的“精神图腾”。

我看出老人的有说不出的苦楚，他的倔强、坚持也许是一个普通人难以理解的，在他的

心中有的只有树……他的一生都行走在上下起伏的大山里，我想他应该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，因为他这样的选择绝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我们保留了一份绿色，也给我们托起了一个梦想！

临走时，我们和冯奶奶告别，希望二位老人保重身体，早日康复。而李美成坐在轮椅上，忍住腿上的疼痛向我们投来微笑，然后倔强地望着屋后的山林……

回来的路上，大家纷纷发表感慨，为两位老人点赞！有人还异想天开，若是红椿能打造出一个项目“跟着李美成爷爷去巡山”，一定会让更多的人走进红椿，了解红椿。让去红椿的家长能带着孩子沿着李爷爷巡山的路去走走，脚踩松软的松针，呼吸清新的空气，看看那些直插云天的树木，在森林的怀抱中锻炼身体，亲身感受李爷爷守山的那份精神和情怀，让孩子们看看《疙瘩爷爷》的电影，从中受到教育，该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！红椿的土家文化展示馆正在建设，在略显空落和单调的展览馆和影视馆里，能否挂上《疙瘩爷爷》大幅剧照。因为这才是属于红椿的，也是从红椿真正生长出来的土家族代表，我不知道这样的构想是否有可行之处，但将“生态+文化”会让红椿更有灵魂和内核，这确乎应该是红椿最大的康养之路吧！



神女峰

